

青橄榄文化系列

南美牛仔 高卓人的习俗风采

张玫珊 /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 (1) 小引
- (5) 潘帕草原
 - 公元 16 世纪,西班牙冒险者来到古老的印加帝国找寻“黄金帝国”,他们在空旷的大平原建立了第一个白人据点,命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将土著印第安人称为“潘帕”印第安人,这片大平原便是“潘帕草原”。
 - 粗暴专横的大自然压倒了殖民者的野心,被征服的土地使征服者退回到远古的穴居时代。
- (7) 黄金梦
- (9) 惨败
- (12) “潘帕”
- (15) 征服者的被征服
- (21) 高卓人

●入侵者与土著妇女姘居生下的儿女成为独具特色的“高卓人”。私生子的屈辱使他们拒绝传统而把自己的灵魂和大自然糅在一起。

●高卓人有自己的社会:有偷牲口的盗贼,也有传奇英雄;有赤贫的无产者,也有富裕的牧场主。

(23)

草原孤儿

(27)

懒汉? 盗贼?

(30)

血统

(32)

广义的“高卓”

(35)

围猎与走私

●皮革生意使西班牙人大发其财,草原上成群的野生畜群是源源不断的资本。围猎滥捕以谋其皮成为高卓人新的“营生”。

●皮革生意的暴利诱惑了葡萄牙和英国商人。为反抗西班牙政府的垄断,走私贸易直接渗透到潘帕草原。

(37)

围猎

(41)

滥捕

(43)

禁而不止

(46)

走私船

(48)

葡萄牙商人

(53)

土著与边境

●共用野生畜群引发了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的战争,最终酿成两个种族之间的仇恨;殖民政府增设堡垒、加强边防军以保安全。

●“安抚”也是阻止战争的办法之一。长于谋算的高卓人从“安抚”中得到不少好处。

- (55) **边境冲突**
- (58) **边防军**
- (62) **安抚**
- (66) **新的混血儿**
- (71) **牛皮世界**
- 高卓人守着潘帕草原的野生牛,过着原始、简单的生活,牲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 不为衣食发愁的高卓人自在、闲散,没有宗教观念。
- (73) **烤牛肉**
- (75) **万用牛皮**
- (77) **孤立**
- (81) **闲散**
- (85) **马背生涯**
- 马匹是高卓人的交通工具。一匹好马,一副上好的马具是高卓人的最高的欲望,连衣着服饰“篷秋”也是为适应骑马而演变而成。高卓人几乎是“半人半马怪”。
 - 马黛茶没有茶叶、咖啡的香味,但它提神解乏,冲泡简单,是高卓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饮料”。
- (88) **人不离马**
- (90) **衣着**
- (93) **自由游荡**
- (96) **马黛茶**
- (99) **马上本事**
- (101) **驯马**

- (103) **半人半马怪**
- (107) **小酒店**
- 小酒店是高卓人的市场,也是高卓人生活面貌的展现:它的野蛮和恶习,它的算计和投机,它的激情和诗歌。
- 格斗使高卓人获得荣誉感、满足征服欲,它使高卓人狂热、刺激。毫不畏惧的人总是受到尊重。
- (110) **烙印**
- (111) **铁栏杆**
- (113) **格斗**
- (117) **赛马**
- (118) **舞会**
- (121) **守灵**
- (123) **斗鸡**
- (126) **载客大马车**
- (131) **高卓奇人**
- 高卓“跟踪大师”只要往地上的痕迹看上两眼,就能找到罪犯,他们有福尔摩斯般的传奇故事。
- 高卓歌手是生活在今天的行吟诗人,他们代表着草原上简朴、动乱、野蛮和危险的生活,记录民间时事、习俗、历史、人物生平。
- (133) **跟踪大师**
- (142) **向导**
- (144) **高卓恶人**
- (148) **高卓歌手**

- (151) **战争**
- 19 世纪上半叶,随着战争的不断爆发,高卓人成为社会需要的战士;勇敢好斗的高卓人也为自己找到了施展驰骋、厮杀本领的舞台。
 - 开明的高卓领袖乌尔基萨带领的高卓部队打败了独霸全国的高卓霸主罗沙斯,继续一度被中断的共和国的建设,走上民主立宪的道路。
- (154) **革命**
- (156) **天然战士**
- (158) **战场上**
- (160) **游击战**
- (162) **内战**
- (167) **文学中的再生**
- 高卓人自由浪漫的天性为他们在文学上的成功奠定了成功的基础;高卓英雄马丁·菲耶罗、胡安·莫雷拉是文学作品主人公中的佼佼者。
 - 作品中主人公形象代表着对往昔粗犷勇武的追思和对原始草原生活的留恋。
- (170) **桑托斯·维加**
- (171) **马丁·菲耶罗**
- (175) **胡安·莫雷拉**
- (176) **民间口头文学**
- (178) **堂·塞昆多**
- (180) **城里的假高卓**
- (183) **主要参考书目**

小 引

说起“牛仔”，你马上想到美国的西部电影：

大毡帽、窄腿裤、高筒皮靴，饱经风霜的脸上神情淡漠……突然间，小酒吧的门被撞破，一个恶汉闯了进来。他以一当十，倾刻间人仰桌翻，酒瓶横飞。酒吧的小弹簧门一开一合，他已经闪在门外；猛一回头，左轮枪已在手，两个对手应声倒下。他向枪口吹吹气，敏捷地翻身上了马……。壮观的美国大峡谷，……一个人，一匹马，一副子弹带，踽踽而行，好一个荒山野岭的大侠客。这就是北美牛仔，一代又一代小男孩心目中的英雄。

我现在要讲的却是南美洲历史上曾有过的另一路好汉——“高卓”人，他们至今是许多成年人崇拜的偶像。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在美洲最南端的那片土地上，“高卓”人对于不同时代的一代又一代人，唤起的是极不相同的情感。越到后来，这一社会类型的地位越是牢固，赢

得了广大民众的亲切好感,获得了普遍的敬重。甚至活在20世纪的人,每想起这些人在过往年代里所受到的蔑视与非议,还不免愤意难平。

本世纪中叶,曾有一个学者在杂志上撰文,对高卓人发了一些不敬的议论,一时间群情激愤,力主关他监牢;连官方都用道貌岸然的语言暗示要课以罚金,甚至封闭这家杂志。这种自发的民众情绪可见一斑。

然而,100多年前,当“高卓”还未被塑造成阿根廷的民族象征之前,写文章的人就比较没有忌讳,像19世纪的大作家萨尔缅托和阿尔贝尔第等人,就曾直截了当地表示不欣赏“高卓”。在当时,人们脑子里想的是国家如何进步发展,充满着对文明、文化的渴望。他们倾向于视本地的畜牧乡民为流寇基础,往往病态地体现着人类的原始本能,从而将这一带长期滞留在野蛮之中。

当某些人认为“高卓”是文明发展的障碍时,却有一批写高卓歌谣的民间诗人,在作品中对他们大加颂扬。

到了今天,“高卓”对城市里的文明居民说来已经成了“殷勤义气、乐于助人”的代名词,经常用来形容某种“很够哥儿们”的人。如果谁帮朋友谋了个职位,或搞了一次晋升,就是对人行了一次“GAUCHADA”——“够仗义”。这“GAUCHADA”便是由“GAUCHO”(高卓)脱胎而来。就好像如今北京市民的某些圈子里,说哪个小伙子“很匪”,乃是一种褒扬一样。

事实上,在现代城市生活涵盖一切的今天,人们很自然地产生了一种隐约的愿望,想找一个自由而勇猛的祖先来认同,以满足某种心理上的需要。

但高卓人究竟应该是什么形象?应该作何评价?各持

一端，褒贬不一。惟一没有争议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异口同声说，高卓人是往昔才有的了；而且每一代的人都指出，那距自己生活着的现在，少说也有 70 年了。

无可否认的是，高卓人如今确已高高矗立在阿根廷国家民族的圣坛上；然而，像所有被供奉的偶像一样，他们也不乏虚幻的光彩。当然，圣坛上的形象，不属于，也不可能属于一个真实的人物。但对高卓人做出概括性的论断，又是困难的，因为这个社会类型十分长寿。它经历了漫长的西班牙殖民时代，阿根廷独立战争与内战时期，随后又跟着进入了文明建设年月……，像任何长寿的人或事物一样，在其存在的过程中，总有相当大的变化。

让我们试着来看看，他们的真实模样。

潘帕草原

- 公元16世纪，西班牙冒险者来到古老的印加帝国找寻“黄金帝国”，他们在空旷的大平原建立了第一个白人据点，命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将土著印第安人称为“潘帕”印第安人，这片大平原便是“潘帕草原”。
- 粗暴专横的大自然压倒了殖民者的野心，被征服的土地使征服者退回到远古的穴居时代。

· 黄金梦 ·

公元 1532 年,西班牙人皮萨罗带着自己的随从、火枪、马匹和盔甲,来到了古代秘鲁的印加帝国。对于当地的土著来说,他们真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人。

在欧洲人出现之前,在南美印第安人中早就流传着一种预言,说将有异族从海

上来,并将清洗掠夺这里地面上的一切。

此外,在西班牙人涉足印加帝国前不久,据说当地的土著在天上看见了带着不祥光芒的彗星。它掠空而过,一道光落在一座王宫上,把它化成了灰烬。

又有人在印加帝国的京城古斯科的广场上,看到一只大鹰被几只猎鹰围捕、追赶,大鹰惊恐得尖声哀叫,终为众猎鹰啄死。许多印加贵族亲眼见了这情景,认为是帝国毁灭的先兆。

果然,他们的国王阿塔瓦尔巴后来被白人皮萨罗囚禁起来了。印加国王请求入侵者还他自由,表示愿意将囚禁他的牢房铺满金子,作为赎身的代价。阿塔瓦尔巴见西班牙人没有反应,又进一步表示愿意把屋中的金子增多到能淹没他本人的高度。皮萨罗终于同意了,让人按着印加国王的说法,在墙上画了一条红线作为记号。

为了赎回自由,阿塔瓦尔巴差遣手下的人迅速传令全国,让四面八方的臣民尽可能献出所有的金器银饰,对帝国内王宫、神殿、公共建筑中的金银财富也席卷一空。

皮萨罗拿到了金银,仍然扣住阿塔瓦尔巴不放,他知道,国王的存在无疑是西班牙人征服全秘鲁的潜在障碍。皮萨罗制造了一个“神话”,说阿塔瓦尔巴企图在狱中发动一场叛乱,接着,便“名正言顺”地将他处死了。

皮萨罗和他的随从的这番作为,只是当时西班牙开赴美洲各地远征军的一个缩影。大量的金银财宝用船只运回欧洲,一方面对西班牙的国内经济造成很大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大大鼓舞了那些在各个阶层中混得不十分好的人,诸如流连于酒店里的形形色色的常客,还有家道中落的贵族后代,特别那些不是家中长子,不能享有封号、财产的继承

权,要自谋出路的人。

美洲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个天赐的良机。许多人摩拳擦掌,想到那新的天地中去碰碰运气。他们背井离乡,成了新的冒险家,每个人的心头都怀着一个秘密愿望:中个头彩,找到传说中的最大宝藏——“黄金帝国”。

其实,所谓“黄金帝国”,倒也不是出自哪个西班牙人财迷心窍的想象;而是作为一种秘密,由南美北部的某土著部落“泄露”给白人的。当地土著因受不了入侵者们三番五次地逼索黄金、白银,只好杜撰出这么一个地理位置不详的黄金帝国,希望把那些纠缠不清的白人从本地区引开。

为了找到这黄金帝国,很多人做过尝试,凡有一点线索,哪怕再渺茫,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内陆的丛林、沼泽,四下寻找。当然都是徒劳,不少人还为此送了性命,再也没有回来。但发财致富的美梦是那么诱人,哪会轻易撤退?

所以,当又一批西班牙冒险家们沿着现今巴西的海岸南下,来到目前乌拉圭共和国的近海,发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其实是好几条内陆河的海出口),便一厢情愿地将它命名为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意思是“白银之河”)。既然“黄金帝国”探寻不着,便退而求其次,幻想顺着此河上溯,能找到白银宝藏。

· 惨 败 ·

前来拉普拉塔河流域探宝的冒险家们靠岸登陆后,发

现这里既没有俯拾即是金银，也没有可以掠夺摧毁的古老文明；举目尽是荒地和草原。再深入内陆，也还是草原、荒地、草原。

这个地方实在太太、太空旷了。你站在任何一处，放眼望去，荒原呈细微的波浪形铺展，周围的地平线总不那么明晰，在云彩和淡薄的雾气中，和大片土地交融在一起，根本弄不清楚哪儿是世界的尽头。

大平原像刚从海底升起来的远古时代一样，一小撮欧洲人孤零零地站在这片土地上，颇像一种很抽象的生物。人类的历史仿佛又得重新开始一遍。

在1 000多公里外的北部，有一条浓密的森林带；中部是一块树木与草原的犬牙交错之地，既有树林，也有退化成矮小、多刺草木的植被，若遇上某一条河流的滋养，也会再出现一片树木；再往南，草原终于压倒了一切，在人们眼前呈现出平坦坦、毛绒绒、一望无垠的风貌，简直是一个凝固的草的海洋。

只有很少的一些赤身裸体的土著散居在这里。他们靠捕猎为生，用石弹套索、弓箭猎获驼鸟、扁角鹿、鼯作食物。其文明程度远不及就社会结构而言已经俨然有了帝国规模的印加人或阿斯特卡人。除了从北部印加帝国那里匀借来的一点文化，本地的土著几乎谈不上自己的文明，而且越往南去，那一点敷衍痕迹也越淡了。

于是由孟多萨率领的第一批西班牙冒险家，以上帝和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占领了这片旷野，并在这个大平原上建立了第一个白人据点，十分庄重地命名为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天正是1536年2月22日。

当然，那日后的大城市，在当时只不过是几间很简陋的

小茅草屋。而这几间小茅屋还用一圈木栅栏围起，以防野兽和土著的进攻。开始时，这几间小屋好像是蛮荒之地的文明前哨。但时间一长，对于被囚禁在这茫茫荒原中的人们来说，倒更像是一群绝望者的坟墓。

孟多萨当初从西班牙招募来的随行人员品类驳杂，有教士、小偷、文书、海员，也有学生、侍从、杀人犯和士兵。这里距他们的家乡太远了，危急时刻，哭天喊地都不灵，只能把一切都交给命运和上帝了。

最初，当地的印第安人显得很通情达理，殷勤、好客地给白人送去食物。但这样日复一日地招待下去，再慷慨的主人也不禁想知道，这些客人们准备何时离去？一旦发现白人明显的有就此留下不走的意图，心里就不太乐意了。再加上这些客人们那种颐指气使的态度，很让人受不了。

印第安人于是开始在送食物方面，有意地做些拖延，间接地表达主人的不欢迎态度。白人们却茫无所感，一再的麻木，毫不体谅土著的心情，终于迫使所谓的野蛮人采取了真正的敌对态度，变得“好战”、“可怕”了。其实，即使在往后的血肉横飞的战争中，他们也只不过是在捍卫自己的土地家园。

白人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预感中的磨难终于来了——除了饥饿，还流行了一次天花，人死得更多了。

木桩围墙的外面，有印第安人拿着弓箭守候，不让这“大木笼”中的任何人自由进出，等待着适当时机来进攻。木桩围墙的里面，是饥馑、病痛和绝望。白人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用水煮皮带、靴子来充饥，最后是狼狈万分的出逃。几间临时住棚成为当地人泄忿对象，很快坍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第一次创建就这样中途流产了。